

T2550/116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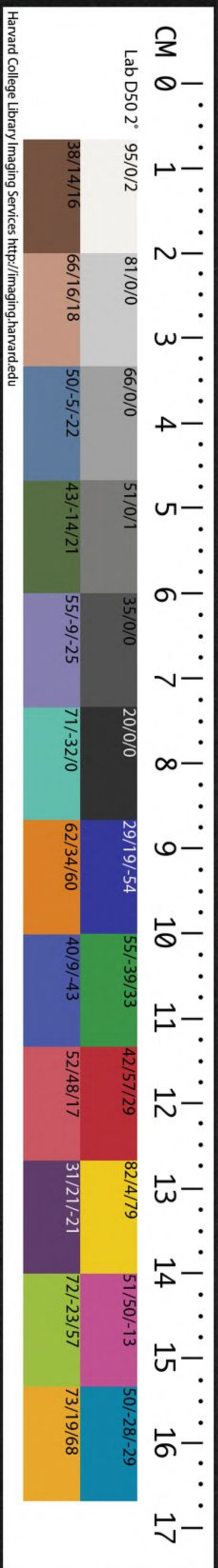
六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61

漢書

卷之十九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郊祀志上

按漢書郊祀志武帝末年以前竝本史記封禪書子故摘錄錄武帝

末年以後迄莽莽所建議多雜已意為之者故併刪而不以載云

虞書曰

自此以下至秦穆公三十九年竝史記文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為贄。五月。巡狩至南嶽。

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其後十三世。湯伐桀。欲褫夏社。不可。作夏社。商承夏社而不改廼褫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

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

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敗。平王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中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六月。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二年。秦穆公立。病臥。

五日不寤。寤。廼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管仲之諫封禪於齊桓公。一時雖沮而所稱七十二家。則開秦皇漢武之濫觴。皆斯言爲之也。太史公云。自古受命曷嘗不封禪。其浮議所從來遠矣。昔無懷氏封泰山。

禪云云。云云在梁父東山名。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

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鉅平有亭亭山。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

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

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

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

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

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
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
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穆
公立三十九年而卒。以下與史記原文稍損益不同後五十年。周
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廼明鬼神事。設射
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
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
人殺萇弘。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自

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

以下又大較並史記文

而秦

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
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
別。別五百載。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儋見
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
櫟陽。而祀白帝。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
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
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
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

皇帝既卽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菘。稽言其易遵也。始

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卽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天

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

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

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

此三句與史記稍先後漢

書次第以下間多異同

世主莫不甘心焉。及秦始皇至海上。

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

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叛秦。二年。

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

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爲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

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

本史記

昔三代之居。

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

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高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滂。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

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嶠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

五杜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

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狗沛。爲沛公。則祀蚩尤。豐旗鼓。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關故秦時

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廼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

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

制曰可。文帝卽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登而增。則以年飢而減矣。似不應。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與史記互異大。較本原文耳。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

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

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

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

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

卻復中。

日卻復中何哉

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

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

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卽位。真西山正宗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截自此起

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六年。竇太

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提舍之上林中

礪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邵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

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

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

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書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憲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

星曰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天子郊雍。日。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史記無此一段。別有見過洛陽下詔云云。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雎上。雎音誰。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

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

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爲

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賢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音阨腕字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雎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

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問者何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與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鷓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音歷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

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彊。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廼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

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廼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

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土，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臿區號大鴻，死葬雍。故

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

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燕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燕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

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鑿旗。命曰靈旗。

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旣滅南越。僉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

公卿之諛如此

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

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

后。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

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

封禪。廼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

橋山。釋兵涼如。

地名史作須如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

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旣至

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廼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辯

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廼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廼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廼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

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

躬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以下史記原文猶多

漢書

刪之。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廼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廼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

天其報德星云。

星孛異之大者也。而王朔猶指其星相附會為天報。以德星君後而

臣諂矣。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

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

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

出。亡名。廼禱萬里沙。

神祠也。

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

臨塞決河。留三日。湛祠而去。

間按武帝所為神仙土木及泛海上方士

誕罔處
亡秦之續矣

郊祀志下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

人名

乃言粵人俗鬼。而其

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

世怠慢。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

持雞骨卜也

上信之。粵祠雞

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

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

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

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

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廼下詔赦天

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

旱。乾封三年。上廼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

尊祠靈星焉。

以下與史記文異同

明年。上郊雍五畝。通回中

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

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

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陴。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公玉姓。帶名。上黃帝時明堂圖。公玉帶又一樂大也。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日。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自此以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更遣人求之。與必遇也。按漢武之求仙。屢不驗。而猶

益遣幾遇之。卽今之鉅人明公所幾。乙酉。柏梁災。遇丹士而老死。猶甘心也。可爲一笑。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又從之。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

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若火則祠赤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以白牲也。

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他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地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禮祠上。獮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吐南方。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

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以前

並按史記封禪書而損益之者以下則班椽所續云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

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

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罌浮大海。周事八神。延年。世即

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後

五年。上復修封於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

縣無雲。如靄者三。幻亦變也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

棧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

美祥。以異為祥亦漢人附會處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

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言見

大人之跡以自解說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

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

宮。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

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而以行過及其方士之終則已此所謂以祀為戲也

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總以上甘泉泰一。汾陰后土。

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

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

武帝正統典。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

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

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

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

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

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

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祀

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

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太室於嵩高。南嶽瀛山於瀛。西嶽華山

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

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惟泰

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漢祀

至此蓋由漢方士所附會故也。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

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

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二戶山

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

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

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

夜萊山於黃成山祠。目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木。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

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勤而上議曰。張敞好古。臣而議論正。臣

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檠。公劉發迹於豳。太王建國於邽。梁文武興於鄠。鎬由此言之。則邽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邽。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

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慳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欵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祓禊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廼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

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鳳皇殿。以答

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明

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

後間歲。改元爲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

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皆生毛。

長一寸所。

以鐘虡銅人而生毛亦金氣之動也。

時以爲美祥。後間歲。

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

爲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單于於甘泉

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

上好諛則下獻諂。

元帝卽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狹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

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始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秦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葬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

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祭。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怒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

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徃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

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稟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

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
勿修。是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
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
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
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
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
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
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
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

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潭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

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

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

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匡衡

黜罷淫祠之功大矣本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

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

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

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

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

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朶。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劉向不能執古典以匡救主上之惑惜哉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

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

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管泰時祀。以尊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

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漢之封禪祠事者幾二百年。僅得此疏。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
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
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
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力士詐以藥石若陷水
丸投之水上水即消因
假為神仙化色五名之術者。身中有五色腹中有
道使然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
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
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
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
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

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
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
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
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
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
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
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日。扼拏。言有神
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

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輟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

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其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啟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夕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

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

萬七千祠云。

凡人急則祠神

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上。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

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

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

云

云

按莽所建半采周禮半雜以胸臆而爲之者

莽篡位二年與神僊事以

方士蘓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

上順風作液湯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

方面先鬻

古煮字

鶴醜

古醜字

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

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以樂爲

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

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

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廼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數下詔自以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略定朝廷

之儀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

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

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

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

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

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

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

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
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
氏以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
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
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
乎。

鹿門先生漢書終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十九

天文志

凡天人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
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
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潤陜。伏見

蚤晚

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潤。恆若三台。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

合

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祲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彗。字飛流。日月薄食。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李氣似彗飛絕迹而去也。流暈適背穴。抱珥垂蜺。光迹相連也。不交而食曰薄。皆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背形如背字穴。多作鑷其形如玉鑷也。雄為垂雌為蜺。几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鑷。鑷扶傷也。迅雷風祲。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按此以下次五官並史記原文本天官家

所掌中宮。首之以中宮

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旁三星。三公。

或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

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

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

星。曰天棓。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

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

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

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

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

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

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祿。

史記司中

六曰司災。

史記司祿

在魁。中貴人

之牢。

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

魁下六星。兩兩而比

者曰三能。三能色空。君臣和不空。為垂戾。柄輔星。

在北斗第六星旁。

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

一內為矛。

招搖。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

一外為盾。天蠶有

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

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

次之以東宮角亢氐房心尾。箕而旁附之以攝提諸星。

蒼龍房心。心為

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

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衿北一

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

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

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

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

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

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

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

心。王者惡之。

南宮次之以南宮蓋朱鳥七宿今則旁附之以權衡藩臣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并諸侯又參之以五星郎位將位與少微纜及井鬼柳星張翼軫竊按南宮爲天子所嚮明而聽政處故於中宮之外附見者衆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隨星四。曰少微。士大夫。

權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爲敗。東井西曲星。曰戌。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戍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喙。主水草。七星頸爲員宮。主急事。張。嗉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

南衆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

次之以西宮奎婁胃昂畢觜參而旁附之以天五潢附耳天街天厠天矢天旗天苑九旂

狼弧與南極老人之屬

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

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脣積。昂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已北國也

陽河山已南國也

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

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觜爲虎首。主葆旅事。葆守也其南有四

星。曰天厠。天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

次之以北宮蓋斗牛女虛危室畢也。今則先之以虛危附見羽林而壘而司寇又天駟王

梁天橫江星瓠瓜然危上一玄武虛危危為蓋屋星高旁

後串入室斗牛女兩星下虛為哭泣之事蓋屋之下中無人其南有

眾星曰羽林天軍虛危會之間多姦軍西為壘或

曰戊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即天動角

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

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

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

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

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曰四星

在危南瓠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

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

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

女孫也

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

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

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按此以下非史記原文矣同者什二曰東方春木於人

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

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

為羸退舍為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

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祲。見其舍也。歲星羸而東南。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羸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欖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廼

生天欖。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欖。棊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祲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災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災惑。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

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廼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大白

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

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

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匿兵。壅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匿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

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栗而伏。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

一日。出蚤爲月食。晚爲天祲。及彗星將發于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日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

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
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
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
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
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
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
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
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
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

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
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
不去。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
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鬪。大戰。客
勝。主人吏死。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居
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
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
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太白白比

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

辰星

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

日北方冬水知也聽也

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及天祇。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他星遇而鬪。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

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

曰中央季夏土

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迺為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為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

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

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鬪。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爲淬。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鬪。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皆亡。謂其分野之國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

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高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以法者。以

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太湯。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

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

不卽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東北。角亢氏。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

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土。癸。常山以北。二

日。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

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

衛。午。秦。未。中。出。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十二支

矣。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

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

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

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

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

西北則狐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狐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惠。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娑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娑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昴畢。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日協洽。六月出石氏日。名長烈。在觜觶參甘氏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日涪灘。七月出石氏日。名天晉。在東井與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日作諮。八月出石氏日。名長壬。在柳七星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日掩茂。九月出石氏日。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日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日。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日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日。名天宗。在氏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日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日。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

太白爲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

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顛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可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

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也。天曜而見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

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日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

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

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爲

和背爲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兵破軍。若
日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
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
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
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
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蜚屈短。
上下銳。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
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
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

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
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二千里。雲氣有
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
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
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
乍高乍下。徃徃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
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
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
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

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袖雲搏而端銳杓雲如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鬪旗故銳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迺有占兵必起占鬪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每旁蜃氣象樓臺廣壑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今有占室廬者亦然故候息耗

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石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赧重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

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書者亡不司。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阨，川塞谿壅。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息稟枯。宮廟廊第，人民所次。言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譁，與人逢選。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

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大敗。風復起，有雲。

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元旦聽人聲聲宮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卽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上炭。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

以知日至。要決晷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

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周卒爲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旣死。適庶相殺。二世卽位。殘骨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蹈藉。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

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羽遂合從。坑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

以下按星占系時事史記所不及故並節而錄之云

十月。五星聚于

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是時項羽爲楚王。而漢已定三秦。

與相距滎陽。後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七。日。廼。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四月。宮車晏駕。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欖夕出西南。占曰。爲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以衛京師。八月。天狗下梁。壅。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兵憂。婺女。粵也。又爲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斗。吳也。又爲粵。是歲彗星出。

西南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
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
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
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師
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
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
膠西中山楚。徙濟北爲淄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
爲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占爲破軍殺將。狗又
守禦類也。天狗所降。以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
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中元年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
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
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
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
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爭
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梁王恐懼。布車入關謝罪。
然後得免。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

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竇太后崩。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

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

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地。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

誅。後太白入昴。莫如日。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災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其後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辜。

元鳳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

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牂雲爲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干太微。入紫宮。始出小。旦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蚤。占曰。大臣誅。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鉤鈴。天子之御也。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卽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爲將相。心爲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

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曰天賊。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熒惑在角。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

一年。遠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爲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爲水飢。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飢。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爲神人。論死。父免官。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虵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于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

爲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爲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鬪。有病君。飢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

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太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二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二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

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爲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臯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爲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令等同月俱發。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蝕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
異自殺。守心天子之象也。而翟方進以之自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
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
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到
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謹譱奔走。傳行
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
下貫天廁。廣如一疋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

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
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
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
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
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
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

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爲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
之禍。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
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右執法。占
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十月戊寅。高
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白。

鹿門先生漢書終

